

中华短篇小说百年精华

上



百年
典藏

BAI

NIAN

DIAN

CA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Zhonghuaduanduanxianxiaoshuobainianjinghua

中华短篇小说百年精华

上

百年
典藏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上、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当代文学研究室选编.-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5 (百年典藏)

ISBN 7-02-004505-7

I. 中… II. 中… III. ①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8795 号

责任印制:李博

中华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上、下)

Zhong Hua Duan Pian Xiao Shuo Bai Nian Jing Hu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现代文学研究室、当代文学研究室 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3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4.25 插页 4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505-7/I·3430

定价 66.00 元

(共两册)

新版说明

自一九九九年出版《中华散文百年精华》之后，我社又陆续出版了中国游记、杂文、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文学评论，以及外国散文、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百年精选本，共 11 种。所选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一百年间中外文学发展的概况和取得的成就，是供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和鉴赏、供文学工作者研究和借鉴的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作品精选本，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

由于这 11 种选本是在五年时间里陆续出版，每种图书的名称不尽统一，封面设计也缺少整体感。应广大读者的要求，现在我们对其进行统一装帧重新出版，并冠名为“百年典藏”丛书。相信一定会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 年 4 月

出版说明

这是一部力求全面反映百年来中华民族短篇小说创作面貌的精粹选本。选入了近百位作家的各种题材、不同流派、多种风格的小说近百篇，其中不乏名家名篇及许多读者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艺术特点突出，可读性强，影响力大；涵盖面远至世纪之初，广至海峡两岸，遍及一百年里各个重要历史时期。为了有一个“史”的线索，作品分别按发表的年代先后排列，并附以作者的创作简介，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短篇小说发展的概貌及所取得的成就。

面对林林总总的短篇小说佳作，如何披沙拣金，采撷精华，真正体现其百年来的历史地位、审美价值和绰约的风姿，是选编本书首先要审慎思考的前提。在选编的过程中，我们虽殚思极虑，努力将百年短篇小说精品尽皆汇拢，但由于篇幅所限、目光不及，难免有挂一漏万和不当之处，恳请专家与读者批评指教。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2年11月

目 录

周瘦鹃

真假爱情 1

苏曼殊

碎簪记 12

鲁 迅

狂人日记 32

在酒楼上 42

伤逝 51

叶圣陶

潘先生在难中 70

冰 心

超人 88

分 94

张资平

木马 104

陶晶孙

木犀 120

卢 隐

或人的悲哀 130

郁达夫

采石矶 146

春风沉醉的晚上 164

冯沅君

隔绝 178

凌叔华

绣枕 188

蹇先艾

水葬 193

许 杰

改嫁 199

台静农

拜堂 213

彭家煌

怂恿 220

王统照

沉船 239

废 名

桃园 254

沈从文

萧萧 263

丈夫 277

柔 石

为奴隶的母亲 297

施蛰存

将军底头 320

鲁 彦	
小小的心	352
茅 盾	
春蚕	369
穆时英	
上海的狐步舞	392
巴 金	
月夜	403
艾 菁	
山峡中	412
许地山	
春桃	429
吴组缃	
菉竹山房	449
老 舍	
月牙儿	457
断魂枪	484
萧 乾	
落日	492
端木蕻良	
鸳鸯湖的忧郁	500
张天翼	
华威先生	512
徐 汗	
赌窟里的花魂	520
丁 玲	
我在霞村的时候	544

沙 汀

在其香居茶馆里 563

萧 红

小城三月 578

师 陀

期待 602

孔 焱

受苦人 611

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 619

张爱玲

花凋 635

孙 犁

荷花淀 654

路 翊

英雄底舞蹈 662

康 灌

我的两家房东 668

编后记 689

周瘦鹃

周瘦鹃(1895—1968)，原籍江苏苏州，生于上海。原名周国贤。现代作家，翻译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周瘦鹃说集》、《瘦鹃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新秋海棠》、《我们的情侣》、《红颜知己》，诗词、散文、杂著《记得词》、《紫罗兰集》、《紫罗兰外集》、《小说丛谈》等。

真 假 爱 情

却说辛亥那年，桂花香候，这三百年沉沉欲睡的中国，蓦地里石破天惊的起了大革命。那无数头颅如斗的革命健儿，先在武昌树了革命之帜，黄鹤楼头，白旗飞舞，黄鹤楼下，战血玄黄，替这寂寂无声的河山生色不少。各省热心之士，都龙骧虎踪而起，赶到武昌去仗力杀敌。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小足为我们四万万人吐气！

单表江西九江城中，中学校里有一个学生，姓郑，单名一个亮字；平日气概不凡，抵掌谈天下事，豪气往往压倒侪辈。课余之暇，每取了一本《法兰西革命史》回环雒诵，想慕罗拔士比之为人。又喜欢涉猎战法学，因此战术也略知一二。如今忽听得平

地一声雷，武汉起了义师，驱逐满人，他就仰天大笑，以为这正是大丈夫得意之秋。横竖父母已经双亡，没有什么人掣肘，何不投笔从戎！

看官，可是天下一般飞而食肉、气吞云梦的英雄豪杰，终不免有儿女恋恋之情。你不见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何等豪爽！哪知垓下一跌，雄风不竞，却还在明灯影里，对着虞美人缠绵歌泣，回肠荡气。像项羽这样一个呜喑叱咤的莽男儿，尚且为一缕情丝所缚，何况是旁的人呢？这位豪气不可一世的郑亮，也犯了这一个情字。原来他和一个女学校里的女学生唤做陈秀英的有了爱情，并且已订了婚约，两下里十分缠绵。现在既要去从军，须得和意中人说一声。当下他便写了一封信去，约在城外一个幽静的花园里相见。

那天斜阳将落未落的时候，先到那边去等着。等了十分钟光景，早见他意中人从斜影里姗姗而来，那亭亭倩影，益发绰约欲仙。郑亮忙迎将过去，带笑说：“妹妹，你来了！”陈秀英把那一双媚眼睐了郑亮一下，婉婉地说道：“哥哥，你唤吾来有什么事？吾瞧你那封信，似乎写得匆匆忙忙的。”说时，玉靥上微微现着一丝笑容。郑亮慢慢儿地说道：“妹妹，吾要去从军了。你不见武昌城中，处处风翻革命旗么？昨天吾见报纸上说各处学生都争先恐后地去从军，吾郑亮素来自命为觥觥好男儿的，如何肯落在人家后边？”说着，探怀掏出那张报纸来，授给陈秀英。

秀英一瞧也不瞧，轻舒玉手，嗤的撕为粉碎，丢在地上，把小蛮靴践着，娇嗔道：“哥哥，你怎么好去从军？”郑亮道：“这也是吾们爱国少年应尽的天职，万不容规避的。吾曾读过十年书，略知道些儿大义。平日做论说，满纸都是慷慨激昂爱国救民的话头，但是纸上空谈，究竟无补于事。所以吾久已立了一个决心，不学那贾长沙的痛哭，不学那黎沙儿的哀吟，夜半飞出龙泉剑，

不斩楼兰誓不回！用了全力，着着实实做去。目下这好机会到了，吾怎肯轻轻放过呢？”秀英道：“你好好儿住在这里，有什么不好，偏偏要寻死去？革命军中多了你一人，未必就会打胜仗，少了你一人，也不打紧，未必就会打败仗，你又何苦来呢？”

郑亮毅然道：“你这话错了！要是人人存了这个心，趑趄不前，大事还能成功么？吾决意要去，不去定要发狂咧！”秀英听了，星眸中早已含着怒意，娇呼道：“你可是忍心丢下吾么？你可是忘了吾们指天誓日的盟约么？你可是忘了吾们平日的爱情么？”郑亮柔声道：“吾怎么敢丢下你，吾怎么敢忘却吾们平日的爱情？然而也不能为了儿女情长，致使英雄气短。妹妹，你须得明白些，如今不论哪一个来劝吾，吾一概不听。”秀英大呼道：“就是吾的话也不听么？”郑亮道：“妹妹，只得对不起你了。现在吾这身体，已不属于妹妹，属于大汉。这身体，这灵魂，都一概要替他宣力，把吾满腔的热血，浇开那自由之花。妹妹，你原是吾生平最爱的人，吾断断不忘却你，永把赤心对你，你也须把赤心对吾，断断不可忘却吾。将来吾凯旋归来，便和你填鸳鸯之谱，成一对美满无比的夫妻。”说时，执了那双温软如绵的柔荑，正待温存。秀英却洒脱了，退下一步，大呼道：“你要去从军尽去，吾也不希罕你。你能够丢下吾，难道吾不能丢下你？这茫茫世界上，自有多情人在着呢！”

郑亮听了她的话，脸上立刻没了血色，咬着嘴唇，沉思无语。想她说出这种话来，分明有和吾决裂的意思。然而为了同胞的自由起见，也顾不得了。咳！天下女子原是水性杨花的多，今天和你鹣鹣鲽鲽，过几天就钗擘钿分，又去爱上了旁的人。要求那爱情专一的女郎，简直是凤毛麟角。这时他脑海中也起了个幻想：仿佛已从战地归来，断手折足，满身都是伤痕；陈秀英和他的新相好联臂并肩，立在那里，抿着檀口，向他冷笑；自己却成了个

废物，送进善堂去，过那冷冷清清寂寞寞的岁月，不久便魂归地下，化为异物，当复如何？但是他虽是这么想，那从军之心依旧热热的，并没有冷，好似百炼之钢，用了烈火也烧不软他。

一会眼中含着泪痕嘶声说道：“吾就是失欢于你，不能和你缔同心之结，这一片爱国之心，也始终不变。妹妹，吾自以为这半年来爱你的情，上天下地，求之不得，谅来妹妹也爱吾的。好妹妹，如今你不妨把吾暂时借一借给祖国，好好儿的勉励吾几声，吾上起战场上，记起了妹妹香口中的娇呖呖声，便能勇往直前，奋力杀敌。妹妹，你须原谅吾，吾要是不去，人家一定要讥笑吾，说吾是没胆的懦夫，冷血的动物，以后吾昂藏七尺，怎能再出去见人！吾为了祖国，为了自由，不得不辜负香衾事战争了。妹妹，你可能依旧爱吾么？”说时，把两个灰色的眸子，注在陈秀英秋波里，等她回答。秀英冷然道：“这世界上足以消受吾爱情的，不仅你一人！”

此时树荫里夕阳影碎，半天上新月阴斜，照见这情场失意人掉头长叹了一声，踏着落叶，踉踉跄跄地出花园而去。那落叶苏苏做声，也好似向他说道：“你是个情场失意人！你是个情场失意人！”

二

陈秀英有一个表妹，姓李，名儿唤做淑娟，生得姿容秀媚，体态轻盈，芳龄恰才二九，也能知书识字，确是一个好女子。伴着她七十岁的老子，住在城外一个幽情所在，屋后绿荫千顷，屋前碧树当门，正不数渊明之宅，诸葛之庐。

淑娟秉性贤孝，问燠嘘寒，善承老子意志。人家见了，都免不得要叫她一声好姑娘。她有时到表姊家去走动走动，因此也

和郑亮相识，相见时总谈谈学问文章，一些儿也不露出轻佻模样，仿佛是凛凛不可侵犯的样子。郑亮和她表姊已订了婚约，她也知道，心里十分快乐，想阿姊毕竟好眼力，赏识了这个如意郎君，前途幸福，正复无量。武昌义师起后，知道郑亮要投笔从军，益发倾倒到十二分，说：“大丈夫固当如此，将来怕不是一个东方华盛顿么！”一天忽听得他在园中和表姊握别，表姊已和他决裂，不觉大大的失望，想进城去劝劝她，只为老父恰有些小病，侍奉汤药，不能抽身。不道过了几天，忽接到了她表姊一封信，说已和郑亮断绝关系，同郑亮的一个老同学张伯琴订了婚了。淑娟便叹了一口气，于是不得不抽身到城里去走一遭，瞧有挽回的法儿没有。

一路离了家，刚要进城，却见郑亮彳亍而来，低着头似乎在那里想什么心事。淑娟立在一旁，曼声叫了一声：“郑君。”郑亮猛抬头一瞧，见是淑娟，也就立定了。淑娟瞧着他说道：“郑君，吾表姊处可有什么消息么？”郑亮面色非常坚决，答道：“没有。”淑娟道：“你也不必气恼，或者她有回心转意的一日，好姻缘依旧是好姻缘。”郑亮微喟道：“吾已绝了这希望了。”停了会儿，淑娟又道：“吾今天接到了表姊一封信，那信中的话，吾本不愿意告诉你，怕你听了触动悲观。只是想你是个觥觥好男子，决不为儿女私情灰了平生壮志，因此吾不妨和你说。吾表姊已和你的同学张伯琴订了啮臂盟了。”说时，双波中不知不觉的含着盈盈红泪，芳容上现着惨澹之色。

郑亮低头不语了好一会，才不动声色地说道：“淑娟女士，吾和你再会了。今天晚上吾就要出发赴前敌，以后药云弹雨中，是吾的生活，那香闺绣闼中的艳福，合该让那有情人消受去。”说时，咬了咬嘴唇，背过脸去，低声说道：“淑娟女士，吾们再会了。”淑娟道：“郑君，再会再会，愿你此去得胜归来！今夜吾到火车站

来送行。郑君，你心里别悲痛，既已失了情人，不妨以身许国，尽你的本分，将来云破月来，仍还你个快乐之日。愿上天保佑你！”

郑亮闻言，十分感激，返身过去，眸子里早含着两包子的眼泪。一会，回头瞧时，却见淑娟的亭亭倩影已去远了，不由得长叹一声，一直向学生军驻扎处而去。老天恶作剧，大雨倾盆而下，郑亮好似一些儿也不觉得，还在雨中彳亍走去。

这天夜中十点钟时候，学生军全队出发到火车站去。雨仍点滴未停，似乎伴着那些送行人洒泪一般。这时车站上早黑压压都挤满了人，军队也乱了秩序。有人家老母弱妹，扬着手帕，含着眼泪送他们亲爱的儿子阿兄，嘴里喃喃的求天公保佑；也有闺中少妇，泪痕被面，把着他良人的手，扭股糖儿似的恋恋不舍。此刻虽有江文通生花妙笔，怕也不能替他们做一篇酣畅淋漓的别赋呢！

那郑亮也随着众人惘惘前行，眼瞧着人家都有人热烘烘的来送别，吾却这样冷清清地没有什么人来理会吾。想着，不由得歎歎叹息，无限低徊。到了月台上，抬头四望，却一眼瞧见李淑娟苗条体态，在一边人丛里乱挤，眼波如月，照在他身上，朱唇微微动着，玉手里执着一条雪白罗巾，一阵子狂挥。郑亮也向她扬了扬手，像做梦般拥到火车里面。停了会儿，汽笛呜呜的响着，汽机腾腾的动着，载着这一百多个好男儿，向着那血飞肉舞的武昌而去。那车站上数千百人老少男女的欢呼声，兀是响彻天空，久久未已。

三

却说学生军到了武昌以后，还没有开赴前敌。一天操演已毕，大家休息，郑亮同着一个小队长巡行营外，忽见前边有一个

人骑着一匹马嘚嘚而来。郑亮抬起头来一瞧，却千不是万不是正是他的情敌张伯琴。张伯琴见是郑亮，就在马上高呼道：“哈哈，郑亮君，久违了。”

郑亮急忙赶到马前，和他握手，说道：“吾却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你。”张伯琴微笑道：“可是你料吾不敢从军么？”郑亮道：“吾并没有这意思，只想那人如何舍得你？”张伯琴道：“你说陈秀英么？吾既然一心要来从军，她自然也拗不过吾。”郑亮点了点头，又道：“但是她一定不以你此行为然，又要发娇嗔咧！”张伯琴道：“吾自有驾驭妇人之术，听她哭，听她跳，然后慢慢儿地使她帖服。郑亮君，吾很佩服你有毅力！为要出来从军，竟能割断情丝，学那过太真^① 绝裾而去，这真不可及。吾听得你们两下里绝了交，吾就乘隙而入，把钱儿晦气，买她的欢心，她居然倾心于吾，吾益发奋勉，今天金刚钻，明天蓝宝石，尽力的去巴结她。哈哈！果然天从人愿，不久就交换指环，生受她一声声娇唤郎君了。只吾夺了你的旧爱，你可恨吾么？”郑亮笑道：“吾不恨你。女人的心，原是最容易变的，她爱哪个，就爱哪个，吾也没奈何她。只望你此番好好儿的回去，长隶玉镜台畔，善事玉人，一辈子享受那闺中艳福，别使她望穿秋水，怨王孙久不归呢！”张伯琴欣然道：“好老友，你如此大量，吾再要和你握握手，吾也望你安然归去。横竖吾家有百万，你倘然没有啖饭地，尽可投到吾家来，做吾父亲的记室，薪水从丰便了。”郑亮道：“多谢你的盛意，只是吾却不想再回到故乡去。这回倘然不做战死之鬼，以后也须留在军中，终生以戎马为生涯了。”张伯琴道：“这也很好，从军原是快事，吾非常赞成的。以今吾在第二队中，你可是在第一队么？”郑亮道：“正是。此刻吾们暂别，相见之日正长咧！”说着，又

① 学那过太真：过，那个；太真，温峤，东晋太原祁县人。

和张伯琴握了一握手，同那小队长走了开去，往小山上仰天长啸去了。

过了约有半个月，不过天天操演，夜夜防守，并没经过战事。郑亮见得英雄无用武之地，觉得闷得慌，心里早已跃跃欲试，但望他快些儿见战事，便能上沙场杀敌去，就是死了，也算是个荣誉之魂。横竖吾孑然一身，既没有父母，又没有家室，毫无牵挂，死了也不打紧。男儿合为国家死，半壁江山一墓田，烈烈轰轰地死一场，可不辱没吾“郑亮”两字呢！

一天，忽听得军民已在汉阳和清军交战，这两队学生军须得开赴前敌助战。郑亮听了，十分得意，几乎要距跃三百，曲踊三百。这一天黄昏时候，已到了汉阳，只见药云漫天，弹雨卷地，枪炮之声隆隆不绝。这边的统领，当下便发出一个进军的号令，这二百多个初出茅庐的学生，一个个抱着马援马革裹尸之志，勇往直前。各人的大小脑里，一个装着那身经七十余载的西楚霸王项羽，一个装着纵横欧罗巴洲的绝世怪杰拿破仑，因此战得甚是勇敢，没一个退缩，虽是死伤不少，却还不屈不挠。郑亮比别人自然更加奋勇，心胆俱壮，血汗交流。他心目中一切都没有，只有那敌人，拼命的冲将过去。这边的小队长身中人弹，跌倒在地，还振喉大呼道：“诸君快奋勇杀敌，使吾们学生军的荣誉，传遍全世界！”于是大家又平添了百倍勇气，拼着命儿冲去。前后战了两个钟头，依旧相持不下，两军都宣告停战。检点两队学生军中，一共死伤四五十人，都由红十字会抬去。

第二天朝日方升，其红如血，两军又开起战来。这边民军抵抗着清军大队，两队学生军却去袭击他们的支队。慢慢儿地掩去，掩到一百五十码左近，郑亮劈头大喊一声，一跃而前。那一百几十个血性少年，跟着他像猛虎出柙般冲向前去，一百几十把明晃晃的刺刀，映着晓日，闪闪作光。那边清军原不过七八十